





學經室一集卷八

論語論仁論

孔子為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為多論語言五
 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
 論語者凡百有五為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
 之尚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
 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
 於後謹先為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
 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為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
 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已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已此一入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旨能近

取譬卽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竝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詘夫言詘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詘卽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已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佻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

相戾者卽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
自博愛謂仁立說已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
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
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
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已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
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
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
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已
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
始見也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
謂不匱錫類也已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
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
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卽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

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已立已達也
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
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入路也此謂仁猶人
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
仁也若云此仁卽真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卽真
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
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
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
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
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
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大射儀揖曰耦注言曰者耦之事成於此意
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曰人相人耦爲敬也
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
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
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
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
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

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
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
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
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
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尚無
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
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怛予此
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
奪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

悖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
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
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
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合尹子文及陳文子
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
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

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元謂曰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爲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宋以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晉人乎學最重清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儒家學案標新競勝

之派皆預爲括定曾子子游慮子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爲仁亦同此說也其曰爲仁可見仁必須爲非端坐靜觀即可曰仁也曰並爲並即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
克己己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
能克己復禮卽可竝入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
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
己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
必待人而後竝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
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
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
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
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荅以四勿卽克己之謂
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

相人偶者人必與己竝爲仁矣俚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卽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卽仁卽心也此儒

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尹子革諷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夫求鼎詬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克之至於如此耳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

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
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
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
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
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
無此卽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
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
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
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
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旣引此語以歎楚
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
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
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
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
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
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
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
引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
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佞惡人宜深刻己反善

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培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况可詰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卽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見而及憲問篇又里仁作不患莫己知夫仁者已欲知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己知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章皆有此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已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入潔己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耻莫己知也恭己正南面以爲厲己以爲諺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爲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剽襲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春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竊以馬注申之克己已卽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

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
下文答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
臧用中太學曰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卽論語
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
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望
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
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
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
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
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

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
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
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
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
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
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
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鑿
員柄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
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

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
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
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
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
恕克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
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
以仁者豈肯少為輕忽哉此所以為孔門之仁
也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為
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即已立立人
已達達人之道亦即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為邦之道此
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
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
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
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白季之言曰臣聞之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
門師弟所述半為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
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
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

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總行爲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

乎大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臧庸案皇侃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爲仁之本卽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爲仁爲孝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尚謂之仁况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衛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入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
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
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
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
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
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
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
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
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訥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
推之可見爲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
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
亦無害也亦卽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文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

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用力無不足卽一日克已復禮之說

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尚行禮樂覲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陔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人之過也名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

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

許三月不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

知竝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為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歧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為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為能近取譬而已

學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及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克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
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
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
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
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
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
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
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

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賴有
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
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
子論良能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
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
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
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
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遠。至於大壞。釋氏襲之
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

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卽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卽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慳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關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至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為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為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即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亞醉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至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五章言為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斂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

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至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至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鬪至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至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糜

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菑危憂辱
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
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
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
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
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
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
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
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
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
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

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及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象體从人二訓爲

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入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尚不忍至見牛尚不忍况相竝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

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克見孺子之心苟能克之
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克之推之不足以事
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
謂孟子並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
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
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
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

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乍見
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
乍字爲馮仁非外鑠求之則得况蒸民之詩足
爲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至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
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
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莠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至達之天下
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見漢書注無與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即為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為聖賢傳心之秘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一

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畱即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為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妙尚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乃走老聃厭棄周禮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元妙之故轍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

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恣縱之譯為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尚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乎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

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經為舛道安乃第一次靜坐此以晉人乎學入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為舛方能以乎學羸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日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為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乎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既與佛圖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乎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

雷次宗周績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績之宗炳
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
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
周績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
富於學識尤精子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
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
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
周績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
德明
毛詩
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
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
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

引入喜入彼道如此此以子學入釋學而昧所
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磨直指本心不立文
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
如全掃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
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
難通亦慧能等傳會而成也故由儒而子由子
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
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
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給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是皆穿窬之類也

按以上三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卽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爲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

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已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旣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惠字卽包仁字在內虞書克明峻德卽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尙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太甲詩雅頌

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恒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傳以爲穆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今在古文泰誓惟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手之舞之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

言蓋惻隱為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
為仁之本君子務本為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
以事親為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為仁本皆
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
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
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
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
見之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
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為詳明曾實漢以前直至三
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
精微是舍實實而蹈虛也論語夫子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
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趙注曰口
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
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
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觸情從欲而
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
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
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
以思愛施於父子義者得義理施於君臣好
禮者得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明智知賢
達善聖人得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明智知賢
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

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
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
聖人曾不憊不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又孟子直謂形色為
天性死壽為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
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為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
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
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
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
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曾實可據不必索奧妙
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
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為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
之之後知仁為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至然則耆炙亦有
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
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為事親仁必內
矣義之實為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
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既曰性則明是內

也安得以爲外君子不謂性也不過勉此章告
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
也非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
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
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
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
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恒情聖賢之
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
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前章相刺謬何
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

字亦非耶况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耆炙
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卽執告子
食色性也四字之矛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
之盾易嘗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
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
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耆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
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按上三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

傳也

墨者夷之至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
卽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
莊之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
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
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

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
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
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
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
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
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

問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
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至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至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
道

